■葉錦添認為，真正的藝術家的作品來自於精神，會讓人有熟悉感。 胡茜 攝

究竟是時代造就大師，抑或大師造就時代，這是個問題。但幾乎可以很肯定的是，無論在哪個時代，葉錦添都大概是個不尋常的人。

《臥虎藏龍》在奧斯卡金像獎拿到最佳藝術指導的小金人，並提名最佳服裝設計的那一年，葉錦添便成了「香港之光」，然而這個頭銜與其毫不匹配。走進人群中的葉錦添，時常穿着很素淨的衣服，戴帽子，說話平緩、輕柔，表情很少，怎麼看都沒有光芒萬丈的樣子。葉錦添並不只關注戲劇服裝設計領域，他頻繁與不同的藝術家以多種形式交錯合作，開始出書寫自己的哲學「新東方主義」，探索精神世界的東方味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
從藝術中尋求個人哲學理念

葉錦添探索「新東方主義」

事實上，早在比《臥虎藏龍》更前的很多年，葉錦添在行內便是大師了。《胭脂扣》、《英雄本色》等等電影的美術，內地電視劇《大明宮詞》、《橘子紅了》等，都讓人驚艷於這個藝術家大手一揮下的創作。履歷漂亮成這樣，接下來理應順理成章與更多電影大師合作，繼續創作電影經典，然而，葉錦添並不只關注這個領域，他開始頻繁與不同的藝術家以多種形式交錯合作，並寫了四本書。「我從十年前開始寫這個系列，主要是寫我自己的哲學、『新東方主義』，一直寫到現在的第四本。」

除了寫書，葉錦添也做展覽：「我在北京做了一個展覽，是跟科學家合作的，我提出了一個精神DNA的概念，在講世界上所有的物質背後還有一面是物理學世界沒有研究過的，所以導致我們似乎對這個世界的認知不是很深。」這些之外，他還和許多不同領域的藝術跨界合作藝術作品，有舞蹈、服裝、音樂等等，很難具體地說葉錦添有什麼頭銜，因為他個人就抗拒有形的東西。

對於「大師」這個稱呼，他不置可否：「我覺得我的狀態仍然還是非常試探性，很年輕的，我不覺得自己已經穩定了。我覺得驚慌和恐懼是和別的感受同時存在的，所以我不會因為這些感受而惶恐，因為我還一直在前行。」

高於物質生活的宏觀

他在書中不怎麼提自己的作品，講的是更加宏大的東西，關於精神世界、關於未來、關於「生物」。「『生』和『物』其實是兩樣東西，」他說，「雖然我們都是生命體，但是常常忽略了『生』是我們本身，而『物』是依附我們存在的物質。」

即使撇開書中的內容，葉錦添討論的命題也有一點宏大：「現在的這個時代，我們身處在一個物質很飛躍的時候，每個人都希望得到更好的物質生活，但我覺得我們沒有停下來想想，這個世界能不能負荷。」他提出：「現在的人需要很多的物質才能得到滿足，但其實是不是真的需要呢？」

他認為並不需要。《臥虎藏龍》裡有這樣一個場景，男女主角坐在一個涼亭之中，背景是一片翠綠的竹林，李慕白說：「我的師父常說，把手握緊，裡面什麼也沒有；把手放開，你得到的是一切。」 葉錦添對於精神世界的探索，大約就是這麼一種狀態。

形式會限制所有想像力

限制是藝術的天敵，葉錦添說：「我覺得每段時間都是一個重複，好像一個循環一樣。是圓形的。事情發生了，它有它的屬性，會一直在不同的時間中發生，就像一種模式。」但這個模式不是好的事情，它會讓想像力被制約。

因此，葉錦添離開了香港。搬去台灣後，他和很多文化界的朋友一起，想去找屬於自己源頭的東西。因為他被邀請去了歐洲做設計，遇到很多很棒的藝術家，就發現自己拿不出中國的東西，感覺無法自處，他覺得自己作為香港人，在文化上是很迷茫的，因為特殊的歷史及地理原因「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麼」。這個時候，「新東方主義」這個概念便萌發了。帶着濃濃中國特色的美學，在他這裡新舊交融，變成自由的素材，所以他說：「我覺得我找到了。」

「很多人知道我做很多關於古典的東西，但是其實這種文化在人們心中已經是約定俗成的東西，已經有了一個根深蒂固的方法去理解它，但我自己覺得如果要進入未來，中國還有一個可能性，用新的方法去看古代的東西。在創作上，我們還有很多東西沒有利用到，需要換一種眼光去看。」他說：「如果有這個方法，在我的創作中，就會產生不同的融合，不同文化和時代的融合，這樣我就可以很自由地去使用這些素材。」

在北京的展覽主題是精神DNA，這個措辭很概念化，但一用上他精神層面的解釋，便十分清晰：「我對這個概念的提出是因為我在做一些古代人物的時候，覺得沒有一種方法，可以去了解古代的人想事情的方式。他們更多的是用精神層面的方式去尋求對世界的認知，但是我們好像經過西化以後，物質化越來越強烈，以及現在大家對物質的追求越來越多。我自己覺得，在寫書的過程中，希望對精神上的東西有更深的認知。所以我會做這個展覽，去研究。」

作品中帶着濃濃的「自己」

他覺得，真正的藝術家創作出來的東西，會讓人有熟悉感，因為那是來自精神中的東西，而不是世俗。世俗對於葉錦添來說是「被創作出來的」，而精神上的富足才是藝術的本質。藝術家的創作，一定帶着自己的影子，葉錦添說：「比如我為什麼覺得《蒙娜麗莎的微笑》是很偉大的藝術品，因為她有畫家自己在裡面，她的樣子也是達文西年輕時候的樣子。」所以，葉錦添的藝術作品中，都會帶着濃濃的「自己」，那是不能言說的一種交流。

「溝通是最困難的，也是最有趣的，和人交流的過程是在打開對方的世界，但是並不一定用語言。因為語言是約定俗成的模式，但不是最有效。」這些無形的東西，最終形成有形，變成葉錦添的獨特藝術。

■葉錦添去年在港舉辦首次個人展覽「葉錦添：藍——藝術、服裝與記憶」。 中通社

■葉錦添做電影《臥虎藏龍》時主角造型的草圖。 資料圖片

■葉錦添月前在香港書展分享自己的新想法「精神DNA」。 主辦方供圖

■葉錦添新作《神物我如》。 網上圖片

設計師趙靜 變廢為寶追求純粹生活

低碳、純粹、再利用——這是趙靜身上的標籤，也是她追求的生活方式。趙靜曾是一名服裝品牌設計師，她發現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會生產大量的垃圾，這對於生態環境是一種破壞，為了追求簡單純粹的生活方式，2015年她辭去設計師的職位，來到深圳梧桐山「撿破爛」，並改造這些物品，變廢為寶，使其以另一種姿態呈現。

■趙靜把裝咖啡豆的麻袋改造為一個包。

■趙靜在位於深圳的展示廳裡工作。

刪繁就簡

甫入趙靜位於深圳的展廳，門簾是用裝咖啡豆的麻袋改造而成的，一旁別具特色的屏風則源自回收來的舊窗框，而她正在着手將裝咖啡豆的麻袋改造成為一個包。展示廳內，掛着她用回收來的舊牛仔服改造的衣服……

「你怎麼弄一堆破爛兒回來？」剛開始在梧桐山做舊物改造的時候，她的房東比較抗拒。但三年多來，趙靜堅持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把別人不穿的牛仔褲、舊傢具等撿回家，用設計和創作把「垃圾」變成了生活藝術品，不僅扭轉了房東的看法，還影響到周圍的人們。「後來很多朋友都開始一起『撿破爛』了，」趙靜笑着說，自己目前帶着改造品在內地多個城市展覽，「不一定像我這樣生活，但每個人都可以思考自己的需求到底有多少，刪繁就簡。」

「我們生活在地球上，真的需要那麼多物品嗎？」趙靜和她的朋友們，正在現代化城市裡，嘗試探索一種更加環保和純粹的生活方式。

辭職隱居

辭去設計師的高薪厚職，源於長時間對着電腦工作的她突然感到眼睛的灼痛，並被醫院診斷為重度乾眼症，她甚至一度擔心自己會失明。正是那場大病改變了她的觀念，在養病兩個月之後，她終是做出了選擇，辭職並搬到深圳梧桐山山腳下，在村子裡過上了半隱居的生活。

從設計師淪落到「撿破爛」，她的選擇遭遇了家人的反對，但並沒有打消遠離城市喧囂的念頭。她租下村子裡的小樓，在朋友的幫助下，着手以回收舊物改造新居，別人丟棄的床、沙發、窗框、瓶子等，都是她的寶貝。

自從居於山腳下後，趙靜發覺，自己對物質的渴望也越來越少。每月的生活費控制在1,000元以內，而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做一些舊物改造的定製設計，一方面補貼生活費，另一方面，她也希望與眾分享環保永續的生活方式，影響更多的人。她想做的，不只是舊物改造本身，更多的是關於一種生活方式的探索——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，是否能夠維持生活。

文、圖：新華社

■趙靜會用回收來的舊牛仔服改造衣服。

■展廳的門簾是用裝咖啡豆的麻袋改造而成的。

■這別具特色的屏風源自回收來的舊窗框。